

荒唐世事

陈国凯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陈国凯 著

荒唐世事

湖南文艺出版社

荒唐世事

陈国凯 著

责任编辑：刘苗松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环保学校印刷厂印刷

•

198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75 插页：2

字数：241,000 印数：1—8,400

ISBN 7-5404-0448-5

I·361 定价：4.00元

谨以此书献给健忘的中国同胞。

——题记

今天天气极好。风在吹，鸟在叫，花在开，马在跑。老狗在池边喝水，云絮在天际飘浮。大自然光荣死枯，江河水滚滚滔滔。一点也看不出跟平常有何不同。

只有天上的太阳有点异样，像散黄的鸡蛋煮糊的麦粥粘在蔚蓝的天幕上。粘糊糊地一大片。

这异样的阳光照射在南方一家大工厂里。栉比鳞次的厂房像秃头和和尚披上暗红色的袈裟。

厂办公楼三楼有个贼亮的牌子，红漆书写的仿宋字——《第一勤务组》。漆字红得像血，亮得像火。

我——被称为人民勤务员的我——坐在办公室整理一份材料，这年头净整材料。勤务组的同仁们公认我是第一号笔杆子，整材料的快手。多么繁杂混乱琐碎狗屁不通的材料到了我手上，我总能一、二、三梳出几条整理成文，使看材料的那些人看得点头点脑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尽管有人背后说我像打家劫舍的流氓无赖经常在公文纸上胡说八道。

有什么办法呢？这胡说八道的年头，不胡说八道很难混出个人样。我就是靠不断胡说八道爬到今天这个令人生畏的位置。我曾经虔诚地相信这些胡说八道是真理，但是，搞得多了，也对这些玩意产生疑问，觉得自己有点像强奸犯或刽子手。

然而，我的大师兄——勤务组长还批评我搞的这些玩意不够辣，不够犀利。一再提醒我干革命不能手软，下笔时尽

量多搞点血丝出来。

“不能怜文（悯）那蛇一样的恶人！”他经常用手指头戳着我的肚皮教导说。

他文化水平很低，经常读错字。把悯字读成文字。反正他怎么说怎么有理。

电话铃响了。“喂，谁？”我放下笔，拿起电话喝问。

“我！”对方的声音比我大。

“你找谁？”

我降低了声调。这女人好神气。

“你聋了？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混账！”对方生气了。

听出来了！亲爱的，阿莲！我的情人！

“知道了。你最近怎么样？”

我声调变得很柔和，很快活。要不是大师兄正在那头训一个小老头，我会对着电话筒叫几声亲爱的。为了那令人心旌摇动的几度良宵。

这迷人的小寡妇！

“你没有死吧？”电话那头不无怨艾。

“没有。活得好好的。托毛主席的洪福，全世界革命人民都活得很好。”

“别跟我要油嘴！谁跟你开玩笑？”

“喂，别发火。有事吗？”

“这些天你死到哪去了？连鬼影都看不见！”

“亲——革命嘛！反动分子那么多——”

“别跟我来这一套！”她打断我的话，“你说你还不

来吧？”

“来，来！当然来。我今晚来！”

“不怕得罪别的女人？”

“看你说哪去了。我这辈子只认识你一个人。”

“狗东西，就会花言巧语！”
电话那头吐嗤一笑。

“真的。我向毛主席发誓。”
有人在场，我不能说得更多，转口问：

“还有什么指示？”

“给我弄一桶水泥来，墙角有个洞，我要叫人补上。最好再给我弄两块石棉瓦，屋顶漏了，下雨天老漏水。听到没有？”

“好的。还有什么？”

“把你的嘴巴刷一刷。你人臭嘴也臭。”电话那头传来笑声。

挂了电话。我吹了一声口哨。大师兄盯了我一眼，我马上收声。这革命政权机关不能随便吹口哨。

我又装出一片红心干革命的样儿，坐下来对付材料。

革命迅猛发展，我太忙。多少时间没去阿莲那儿了？半个月？一个月？

真像没长心眼，怎么把她忘了？

她说不上漂亮，但能迷人。床上功夫一流。每次从她那儿出来，我都腰痛老半天。这娘们，喂不饱的猫。

她比我前妻强多了。那个蠢女人，糊里糊涂地当了官就变成性冷感。跟她干那种事儿就像读姚文元的文章，索然无

味。

看来女人不能当官，一当官就容易变成冬虫夏草。

阿莲，亲爱的阿莲……

我跟阿莲相好，说来有点荒唐。

她是仓库工人，风骚，颇有几分姿色。

那几分姿色主要表现在一双眉眼、富于曲线的腰身和丰满的胸脯上。

关于这个女人的传说极多：

有人说她是天上的风筝池塘里的鸭子马路上的公共汽车；有人说她搞过的男人数以十计；有人说只要用几斤饭票就可以把她搞到手；有人言之凿凿地说看见她在仓库的角落里和领材料的阿猫阿狗们滚在一起……

我不怀疑阿莲有过一些风流艳史，但把她说得那么糟糕实在过甚其词。这类言词大都出自男人之口。有些男人是这样的怪物：不把有几分姿色的女人说得一无是处就活得不自在。尤其对漂亮的女人，恨不得把她们说成是娼妓。这种心态和行止其实是变态的意淫。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满脑子古衣冠的小男人大体是这类货色。

我曾经见过她几面，不否认她是性欲旺盛的女人。从她黑而大的眼眶和富于性感的嘴唇以及嘴角边颇含荡意的微笑就可以断定她不会去立贞节牌坊。

她的眼波像镰刀割人。

天晓得她为何找了个老实巴交的油漆工做丈夫。世界上很多事情真难说得清楚。

她丈夫老实得有点窝囊，标准的驯服工具螺丝钉。一年到头爬高落低下死力干活，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可是，长着癞痢头的房管科长对这位老先进生产者并不青睐。结婚多年没分给他一套像样的住房。现在住着的猪仓般的破工房还是阿莲弄来的。他找过几次房管科长。说上三句话他就没词了。房管科长两句话就足以把这老实头打发出去。

“文化大革命”一来，忍无可忍的老实头造反了。光是为了住房他也得造反。他投奔到我大师兄的麾下当了一名造反战士。

他第一个革命目标是那位癞痢头科长。第一件革命壮举是把房管科长从雅致的厅堂里揪了出来痛打一顿，毫不客气地给他刷了一身黑漆，敕令他提着破锣站在饭堂门口一边敲锣一边喊：

“我是黑帮，我是牛鬼蛇神。”

伟人说过，群众运动天然合理。他们这样做并不过分。

这位并不老实的老实头以为这样一来，房子就可以到手。谁知房管科长一抓反而乱了套，很快掀起抢房风潮。得风气之先的人们撬门砸锁以最快的速度抢占了一切空房，而且已经用明拿暗偷的公家木料油漆做家具。

这老哥反应迟疑，当他得知房子可以抢而得之时，所有的空房已经抢光。眼看“革命”一场什么也没有捞到，一腔怒火无处发泄，回到家，老婆说了他一声“寿头”，他便把满腔愤怒倾泻到老婆身上，将她痛打了一顿。

老实人发起火来尤其可怕。被打得昏头昏脑的阿莲跑到革命总部告状，哭得像泪人

儿，一个劲儿骂她丈夫是一头畜牲一个衰鬼一个该进大牢该挨刀子的货色。很有点儿上面不处理此事她就不想活下去就一头撞南墙的劲头。女人哭闹起来没个完的。

革命总部的首领——我的大师兄被这女人哭得心烦意乱，叫我去调解部下的家庭纠纷。

我带着手枪来到他家，老实头看见我腰间的手枪就有点惶然。他知道我是司令的高参，惹不起的人物。

我当着他老婆的面，将这位造反战士臭骂一顿，痛斥他不该用对付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的手段对付老婆。

我掏出手枪指着他：

“司令说了，如果你再敢打老婆，就是破坏革命，扰乱阶级阵线，可以毙了你！”

我这样做出于一片革命热忱，也源于对女性的怜悯。女人的哭相使我联想到带雨梨花，她丰满的胸脯吸引着我的视线使人联想到冬日的温暖。男儿的血液就是这样沸腾的。古往今来，多少英雄在这高耸的冰峰下拔出剑来，显示出令人景仰的豪杰气概。世界历史有时就是靠女人的躯体作杠杆推进的。某些史学家和文学家已经用书本证明了这一点。

唐朝的武则天不就是因为和李世民父子俩睡了觉而成为万乘之尊推动历史前进成为人们歌颂的对象吗？已有著名作家的名剧为这婊子皇帝歌功颂德。

我这番维护女性尊严的壮举震撼人心。那老实头吓得面如土色。

我枪口对着他，叫他转过身去。

他的老婆看得呆了，说不出话来。

他两腿筛糠，结结巴巴地说：

“同志，我们是战友。我忠于毛主席，忠于革命路线。你饶了我吧！别……别毙我……”

我叫他少说废话。要他低头向伟大领袖的挂像三鞠躬请罪。他行礼如仪。

我又让他念了一段最高指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他结结巴巴地念了。声音颤抖，大概还担心我开枪。

做完这一切，他知道我不是要他的命，转过身来请我抽烟，又惶惶然地说，为了感谢我对他的教育帮助，他想请我吃饭，不知我能否赏脸。

他并不糊涂，完全意识到跟司令的高参一道喝酒是确保安全又是光鲜门面的事。

出于同派战友的革命情谊，我慨然允诺。他于是开步走，到很远的小镇买菜去了。

房间里留下我和他的老婆。她已经收泪，对丈夫的控诉在我拔枪时已戛然结束，不再叫嚷，安静得像一只温驯的小猫。

她向我投来古怪而迷人的目光。女人有崇拜英雄的天性，在这种天性的支配下，一个英雄壮举足以使她拜倒在你面前吻你的脚趾。

她早已告别了把男女之情视为高洁神圣的中学生年代。随着革命的深入，我成了情场老将。我一眼就能识别女人的目光里写着什么。

她那意乱神迷的慌乱目光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她的感激

崇拜和献身精神。

“你真的想向他开枪吗？”

她痴痴迷迷地问。声调很温柔。

“为了保护你，我可以枪毙任何人！”

我坚定地说。摸摸插在腰间的手枪。

我知道我在吹牛。但是，这话一出口，足以使任何铁石心肠的女人死心塌地。

女人是狡猾而又轻信的混合物。

“别——他是好人。不中用的好人。”

她低下头，突然面孔绯红。

“我真不知如何感谢你。”

声音很轻柔，好像不是从她嘴里发出来。她在革命总部撒泼的样儿早已烟消云散。

我甚至发现她的眼眶有点润湿。这副表情无疑很妩媚很动人。

我走过去，温柔地扳起她的头。

那两片富于生命力和青春情欲的嘴唇是炙热的。

还没等她完全反应过来，我把嘴唇贴了上去，她没有抗拒……然后我们滚到床上。

“你这该死的！”她喘平气后，说了一句。

“这不好么？”我懒洋洋地说。

“你像一个打家劫舍的强盗。”

她笑笑，并无怨艾。又说：

“我原来以为你是正人君子，原来也不是好东西！”

“我本来就不是好东西嘛！我看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

正人君子。”我笑笑。

当老实头响着车铃，拎着烧鹅烧酒之类的东西高高兴兴地回到家，我已经在木椅上正经八股地坐着，一边磕瓜子一边谈革命大好形势，完全是一副放眼世界胸怀革命的人民勤务员的高尚形象。

阿莲则坐在小板凳上摘菜，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我喝着他的烧酒，举杯祝愿他们捐弃前嫌，夫妻和好。大家都高高兴兴地碰了杯。阿莲甚至对我嫣然一笑，好像是欣赏我的表演艺术。

老实头当然不可能意识到面前这位造反派战友给他戴了绿帽子，殷勤地给我斟酒夹菜。

其实，我心想他不是第一次戴绿帽子了。多戴一顶又何妨。戴绿帽子的男人有的是，我也戴过。后来以离婚告终，并不特别难过。

我一边喝着他的酒，一边口若悬河地谈越南战争，谈世界形势。南越政权的腐败，美国佬的可恨，俄国佬的可恶，非洲的贫困，中国和越南“同志加兄弟”的战斗情谊，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渴望解放……总之，世界上除了中国这个世界革命中心和“天涯若比邻”的铁哥们阿尔巴尼亚，其它地方都已没落腐败化脓发疽无可救药。很难设想没有高扬旗帜的中国人民世界会堕落成什么样子。这就使我们理所当然地义不容辞地挑起拯救世界拯救全人类的历史重任。但是中国也不太平，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在激烈搏斗，那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梦想变天的资产阶级走狗还磨刀霍霍，梦想夺回失去的天堂。我们革命造反派绝不

可思想麻痹掉以轻心，头可断，血可流，革命路线不可丢……

我借着酒兴，大发豪论。我从来不怀疑我有雄辩的天才和教育别人的职责。人民勤务员就是专门给糊涂的老百姓予谆谆教诲，让他们知道如何立正、稍息，开步走的。

这类工人太需要教育了。老实头对我高瞻远瞩的谈话和谆谆教导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激，点头像鸡啄米，表示要向我学习，不断给我斟酒。直到阿莲拦阻为止。她大概怕我酒后失言，把刚才的事儿漏了出来，有损于我的光辉形象。

其实她的担心纯属多余。有人私下跟我说过，旗手江青就跟许多男人鬼混过，中华大地还不是照样山呼海啸地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比起我们可敬的旗手江青，她算得什么？差得远喽！

从此之后，我跟这老实头成了好朋友。有空时我去看他，他就去买酒买菜，我就和他的老婆鬼混。我们这种革命战友的情谊无懈可击。

后来，这老实头——祝他安息——在一次武斗中被打死了。死得很惨，突然间血肉横飞，甚至来不及叫唤一声。

他死得荒唐。当时两派占据一座大楼，都打红了眼。两座大楼打得百孔千疮。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一天双方暂时停火，这老实头上厕所小便，想不到对方一颗手榴弹扔了过来。他没来得及撒尿就倒在血泊之中。一个刚进厕所门的造反战士被炸断了一条腿。

老实人就这样死了，尽管他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而死为谁而死就糊里糊涂地死了。

在中国，糊里糊涂地死去的人实在太多。

我方的报复措施是轮奸了从对方抓来的一个女红卫兵，把她粉红色的内裤当作旗帜挂在厕所的窗口上向对方示威。这女红卫兵到死还高呼万岁万万岁。文明已发展到这个地步——把性残虐当作复仇手段。尽管高音喇叭不断播放《红色娘子军》连队之歌，革命造反战士们对作恶多端的南霸天恨之入骨。

尸体草草掩埋了。老实头被我方封为烈士——为“文化大革命”献身的烈士。死人太多，甚至来不及给“烈士”们钉一口棺材。

阿莲还不知道丈夫成了烈士。后来我们打得对方弹尽粮绝黑夜里撤出据点仓皇逃走。我们凯旋归来，阿莲才知道她丈夫上西天去了。

那天我和大师兄去看望这“烈士”的遗属。她哭得乌天黑地。几个慈悲心肠的工人家属拉着她不让她去撞墙。

我不知道她真想撞墙还是装个样子给人看。不过，她的眼泪是真的，哭声也是真的。完全是一副痛失亡夫悲痛欲绝的劲头。

中国女人大抵有一种传统天性：不管丈夫是政客屠夫贩夫走卒庸才蠢货还是窝囊废，不管丈夫平日把她骂得狗血淋头揍得头青脸肿，丈夫一死都有一副贞烈女子痛不欲生的模样。阿莲也具有这善良的天性，尽管她精神和肉体上早就背叛了他，跟她偷情的汉子不仅是我一个。

我和大师兄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哭得更起劲，连哭带跳：

“你们都黑心啦！干嘛要这老实人去送死！他就是一块木头，我也要留着！你们干嘛要他去死！他害了谁啦？杀了

谁啦？你们把他还给我！还给我！天！我好命苦……”

她哭得凄凉，哭得气噎，哭得天昏地暗，哭得周围的三姑六婆大姐小姐都陪她抹眼泪。

我对这位战友的牺牲心里也挺难过。虽然我跟他老婆相好，对他并无恶感，从没希望他去送死。他应该活着。世界上多少戴绿帽子的男人都很健康地活着，活得不比任何人差。

“天！我不想活了……”阿莲还在哭喊。

大师兄一本正经地教导她：

“阿莲同志，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人固有一死，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如鸟（鸿）毛——”

“我不要泰山，不要鸟毛，你把他还给我！……”她没让大师兄说完，就呼天抢地哭着喊。

“阿莲同志，你要化悲痛为力量——”

大师兄还在说，阿莲哭喊着打断他的话：

“我没有丈夫，没有力量！天……”

她双手在扶着她的那些女人的头发上乱抓，像发了狂。

大师兄不耐烦，下命令了：

“捆住她的手脚，给她吃安眠药，让她躺到床上去！”

人们七手八脚把“烈士”家属捆了，给她灌药。

她把灌到她口里的药水吐到别人脸上还想咬人。

我从未见她这么凶。

跟随我们来的“红医兵”当机立断，在混乱之中把针头插进她的屁股注入足量的镇静剂，面容残乱的她才渐渐昏昏迷迷地被人抬到床上。可怜她那副花容月貌。

女人真是怪物，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说闹就闹。血液

里有着科学家们难以分解的多种激素。

过了好些日子，我乌灯黑火摸到她房里时，她还抽泣着喊她死鬼丈夫的名字，说我们这些人狼心狗肺，让那老实头去送死。还在我肩膀上咬出血来。

2

我给车间一位小兄弟打电话，让他弄两块石棉瓦和半袋水泥送到阿莲住地。叮嘱他听阿莲指挥，叫他干啥就干啥。

凭着人民勤务员这个权力，叫他们干这些事不费吹灰之力。要不，当人民公仆干啥？

有一次，大师兄说要吃鱼。这年头市场上很少有鱼。我叫下面一些喽啰拿了一些土制的地雷去河里炸鱼。他们一个劲向小河里扔地雷，炸得河里水花四溅，一家伙捞上来一大桶鱼。有个小兄弟还觉得不过瘾，向路过的一条大黑狗扔了土制的手榴弹，把狗炸死了。当晚又剥鱼又炆狗肉，大伙儿美美地醉了一场。大师兄喝醉了，还扯着豆沙喉高嗓大叫地唱了几句样板英雄李玉和的唱段：“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唱完，吐了满地。

大师兄叫金卫彪，原来是抓十二磅大锤的锻工，臂力大得惊人。他要拧断人家的脖子就像摘韭菜。他长得五大三粗，像一块没有浇注好的铁疙瘩。有名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他食量很大，一顿能吃下20个馒头，任何一位娇小的女郎看见这粗糙的大块头都足以魂飞魄散。我一直弄不明白他那瘦小的老婆如何能承受这台超级打桩机，还死活给他生不